

复兴运动的避难所：流亡者、印刷所与政治庇护——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从 1815 年复辟到 1870 年攻占罗马，年轻的提契诺州毗邻欧洲警察管控最严密的地区之一。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由维也纳统治、由米兰驻军，其边界就在卢加诺以南几公里处，在基亚索、蓬特特雷萨以及湖的对岸。凡是逃避奥地利警察、撒丁法院或教皇宪兵而又想留在家乡附近的人，都来到了提契诺。流亡者在这里印刷在意大利无法印刷的东西，筹集资金，储存武器，策划起义，并等待时机。该州由此获得了一个它既未寻求、也难以掌控的角色：它成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第一个避难所。随后，其自由派政府不得不在奥地利的外交压力、奥地利的封锁面前，有时甚至在伯尔尼联邦当局面前，捍卫这一角色。

本章探讨这一角色包含什么、付出了什么代价、留下了什么。本章的论点是，复兴运动使提契诺成为一个在压力之下运作的庇护实验室。日后金融中心的三个要素在这几十年间成形。第一是一套法律惯例：一个自由派州保护外国人免受强大邻国的侵害，由联邦政府决定这种保护可以走多远，并形成一种外交实践，将对难民的义务与对邻国的义务区分开来。第二是一套跨越边境的渠道，用于传递书籍、信件、信使、武器和资金；奥地利警方视之为走私，流亡者则视之为爱国义务。第三是声誉。到 1870 年，卢

加诺在米兰、都灵和伦敦都以这样一个地方而闻名：在这里，人员、文件和资金都不受意大利各邦势力的触及。这一声誉并未创造出第 C.IV 章所述的银行或第 D.II 章所述的外逃资本，但它为它们的成长准备了土壤。

本章承接第 C.I 章，后者叙述了 1830 年的自由派革命、1839 年以后的激进派政权以及 1848 年的联邦宪法。这些事件在此作为前提。本章从最早的流亡者以及卢加诺和卡波拉戈的印刷所开始，追述书籍走私进入伦巴第、1848 年革命以及卡洛·卡塔内奥在卡斯塔尼奥拉的生活，然后转向朱塞佩·马志尼、联邦庇护法以及奥地利在 1852 年至 1855 年间的报复措施。关于复兴运动资金来源的一节考察了捐款、贷款、信使以及奥地利于 1853 年对流亡者财产的扣押。在概述了从意大利统一到 1914 年这一时期（其间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取代了前一代的爱国者）之后，最后一节勾勒出从政治避难到金融避难的脉络，并阐述了现代法律框架：庇护法、《银行法》第 47 条下的银行保密、国际司法协助，以及“避难”这一概念在今天所面临的界限。卡塔内奥在卢加诺所推动的圣哥达铁路，将在第 C.III 章中讨论。

1 结论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1870 年，对于伦巴第一威尼斯、皮埃蒙特和教皇国政府意图噤声或惩罚的意大利人而言，提契诺是最近的安全之地。该州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语言、自由的新闻出版、一条有古老小径穿越的漫长边界，以及一个自 1830 年革命以来其领导人就与他们合作的自由派政府。流亡者利用这些优势进行印刷、走私、筹款、收集武器和策划起义。卡波拉戈的埃尔韦蒂卡印刷所（Tipografia Elvetica）以及卢加诺鲁贾和恰尼的印刷所，为意大利提供了其经典著作的未经审查版本以及 1848 年的文献记录。卡洛·卡塔内奥在卡斯塔尼奥拉的住所里，任教于新成立的州立高级中学（Liceo cantonale），推动圣哥达铁路和马加迪诺平原的垦殖，

并获授该州荣誉公民身份。马志尼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萨拉·纳坦位于卢加诺的别墅中找到了藏身之所。

庇护是有代价的。奥地利以关闭边境并将 6,000 多名提契诺人驱逐出伦巴第，回应 1852 年驱逐嘉布遣会修士之举以及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联邦委员会方面，则依据 1848 年联邦宪法第 57 条赋予的权力，对那些其活动危及瑞士与这个邻近帝国关系的难民实行拘禁和驱逐。由此形成的实践——保护难民的人身，限制其政治活动，并应邻国请求提供信息与合作——成为后来冲突的范本。1861 年以后，爱国者们返回家乡，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卢加诺和洛迦诺取而代之，直到 1895 年、1898 年和 1912 年的驱逐行动表明，联邦当局如今要在庇护传统与欧洲安全的要求以及统一后的意大利的敏感之间进行权衡。

这一时期的金融史留下的痕迹少于其政治史，但仍可重建。流亡政治需要资金，而这些资金经由提契诺流动：恰尼家族的私人财富、埃尔科莱·波罗所收集的每月捐款、马志尼国民公债的债券、为 1848 年志愿军筹措的资金和武器。奥地利于 1853 年对流亡者财产的扣押，让一代伦巴第家族认识到：国内的资产可能因政治原因被没收，而国外的资产则不会。现代法律框架将人身保护——依据《庇护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IMAC）第 3 条第 1 款——与资产透明度区分开来；后者由附带保留条款的《银行法》（BankA）第 47 条、针对税务欺诈的司法协助以及自动信息交换所塑造。下一章将从流亡者穿越边境的小径，转向卡塔内奥曾大力呼吁修建的穿山铁路，以及建造这条铁路的资本。

2 五句话概要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1870 年，提契诺成为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第一个避难所，庇护了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密谋者、马志尼及其追随者、1848 年的民主派，以及在奥地利重返米兰之后的卡洛·卡塔内奥——他自 1849 年起居住在卡斯塔尼奥拉，直至 1869 年去世。卢加诺和卡波拉戈的印刷所，尤其是埃尔韦蒂卡印刷所（Tipografia Elvetica，1830–1853 年）和贾科莫·恰尼的意大利瑞士印刷所（Tipografia della Svizzera Italiana，1842–1851 年），印刷了在意大利遭审查禁止的书籍和文件，并沿走私路线将其送过边境，直到 1851 年信使路易吉·多泰西奥被处决以及皮埃蒙特实现新闻自由，才终结了它们的这一角色。奥地利以封锁并将 6,000 多名提契诺人驱逐出伦巴第，回应 1852 年驱逐嘉布遣会修士之举和 1853 年 2 月的米兰起义；与此同时，联邦委员会依据其联邦权力拘禁和驱逐难民，并代表该州就这一争端进行谈判。复兴运动的部分资金经由提契诺筹集，来源包括富有的流亡者、每月捐款、马志尼的国民公债以及信使，而奥地利于 1853 年对流亡者财产的扣押，让伦巴第家族看到了将资产置于本国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价值。现代瑞士法律依据《庇护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IMAC）第 3 条第 1 款，保留了对人身免受政治迫害的保护，但对资产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银行法》（BankA）第 47 条下的银行保密如今是在针对税务欺诈的司法协助、反洗钱规则和自动信息交换的框架内运作。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cn.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refuge-of-the-risorgimento-exiles-printing-presses-and-political-asylum-overview